



Study on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and Urban Areas in Jilin Province

Mingxia Zou

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China

Email address:

zmx123466@163.com

To cite this article:

Mingxia Zou.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Rural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Red Tourism Development. *Science Innovation*.

Vol. 10, No. 2, 2022, pp. 38-41. doi: 10.11648/j.si.20221002.13

Received: April 13, 2022; **Accepted:** May 12, 2022; **Published:** May 19, 2022

Abstract: When poverty alleviation is completed, how to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is a key issue related to China's new agricultural, rural and peasant reform. In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urban and rural areas are interdependent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Urban development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the support of rural prosperit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the strong radiation and impetu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this context, by establishing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Jilin Province, using the entropy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2009-2019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analyzing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state in different yea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Jilin Province is increasing over ti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ntinuously presents the growth trend of mutual promo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Jilin Province. Therefore, how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and make them become the key area of the link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the key problem of the new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Urban Development, Coupling Coordination

吉林省农村与城镇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邹明霞

湖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长沙, 中国

邮箱

zmx123466@163.com

摘要:脱贫攻坚工作完成之际, 如何实现乡村振兴发展问题, 是关系到我国新型的农业农村农民变革的关键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 城镇和乡村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城镇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繁荣的支撑, 乡村的振兴也离不开城镇的有力辐射和带动。在此背景下, 通过建立吉林省乡村振兴和城镇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熵值法测算2009-2019耦合协调度模型, 分析不同年份阶段耦合协调状态, 结果显示吉林省城乡耦合协调度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增强, 城乡关系在新时代背景下不断呈现出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增长态势。因此, 如何促进小城镇发展, 使其成为城乡联结的关键地带称为新型城乡关系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城镇发展, 耦合协调

1. 引言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城乡融合和协调发展政策经历了多次演变，城乡二元结构桎梏了城市和乡村发展的联合机制，就城市和乡村两大主体本身而言，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制度上都是存在较大差异的，然而城镇作为城市和乡村联系的枢纽，在实现城乡的真正协调发展中，它所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互为补充，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诉求，也是一个基于实际困境和人民诉求的制度化变迁的过程。在农村与城镇发展关系研究方面[1]，我国众多学者对此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陆学艺等较早一批学者认为在我国面临“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现实困境下，有必要开展以发展小城镇为中心的新农村运动[2]。近年来，有关城镇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陈丽莎（2018）认为，两者都是为了积极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有效利用起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在这一方面解决好城乡发展的不均衡问题[3]。卓玛草（2019）认为，“解决新型城镇化问题需要乡村振兴支持，增加乡村振兴的力量需要新型城镇化推动”[4]。

对于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建设的协调研究主要集中在湖南、安徽等省份，对于吉林省的研究较少，本采集用熵值法，选取吉林省的农村发展和城镇建设相关数据。

2. 吉林省乡村振兴和城镇发展融合分析

2.1. 乡村振兴水平

吉林省作为国家老工业基地和重要商品粮基地，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项目投入，大力推进农业经济和新农村建设，农业农村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与此同时，农村的社会性改革为农业农村发展积蓄了新动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农村电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新业态不断涌现。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950元。农村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突出阶段性成果，实现664个贫困村退出、51.7万人脱贫，贫困发生率从4.9%降到1.3%。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村电网整体全面升级。建设建成标准化村卫生室8133所，60个县（市、区）并全部通过了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认定，成为中西部第一个、全国第八个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保持均衡的省份。在实现城乡融合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农村发展经济发展、组织发展和社会发展。

2.2. 城镇化建设水平

新型城镇化处于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党中央、国务院将新型城镇化发展作为我国经济增长力量最强，最有持久力的内生动力。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升城镇化质量、建设城市群主体形态、提高中小城市吸引力等重要问题，吉林省城镇化发展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挑战。从内部看，国家不断加大的惠农政策和农村既有土地收益满足农民需求，面临农民转化市民意愿不强的挑战，与此同时，还面临着城镇负债率高、部分地区资源短缺等严重问题。从外部看，2000年到2013年间，吉林省城镇化率总体增加4.54个百分点，然而年均增长仅0.35个百分点，相较于其他省市加速发展的态势，

我省各市发展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后劲不强。近几年来，经济发展呈现出先低后高的趋势，进入经济增长的拐点阶段，要想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城镇化作为“四化”统筹进行的关键，必须要将城镇发展高度重视。

3.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3.1. 资料和数据来源

数据获取主要来源于吉林省统计年鉴，选取2009-2019年乡村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有关数据信息，同时，通过搜集《吉林省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及《吉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相关资料，然后应用公式进行计算，并将结果保留作为原始数据，为后续研究分析做准备。本研究中涉及的GDP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该省的统计公报以及当年的国家统计局数据，其他数据通过简单计算可得。

3.2. 研究方法

3.2.1. 指标的构建和权重计算

依据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构建指标体系衡量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发展状况。具体而言：新型城镇化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12项指标，乡村振兴则选取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7项指标进行数据测度，同时指标赋值。本文借助已有研究成果（李玉光，2020）[5]，采用熵对指标赋值。首先为避免各指标数据衡量标准不一致而导致的数据错误，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公式：

正向指标： $A_{ij}=(X_i-\text{Min}(X_i))/(\text{Max}(X_i)-\text{min}(X_i))$ ；

逆向指标： $A_{ij}=(\text{Max}(X_i)-X_i)/(\text{Max}(X_i)-\text{min}(X_i))$ ，

然后根据计算出的权重指数 W_i ，建立数据的综合评价模型，采用综合评价模型测度红色旅游发展和乡村发展综合指数。

公式：

$$U_i = \sum_{i=1}^n W_i \times X_i$$

其中， U_1 、 U_2 分别代表红色旅游系统和乡村发展系统的综合指数； w_i 表示各指标权重； x_i 代表各指标评价价值。指标体系及权重详见表1。

表1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新型城镇化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0.43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0.922
	城镇化率	%	0.043
	城镇人口密度	人/平方米	0.675
	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元	1.000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	0.026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	0.031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0.023
	人均公园绿化面积	人/平方米	0.646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乡村振兴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0.298
	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	%	0.532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	0.845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0.029
	农业机械人均生产总动力	人/瓦特	0.345
	地均粮食产量	吨/公顷	0.539
	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元	0.182
	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	%	0.510

3.2.2. 耦合模型构建

首先计算耦合度C、T值，表示系统之间相互协调作用程度的强弱，可以有效地反映乡村发展系统与红色旅游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强弱。

公式如下：

$$C=\sqrt{U1 \times U2 / (U1 + U2)}$$

$$T=\alpha U1 + \beta U2$$

耦合度C值，该值越大说明系统间的相互作用越大，耦合度T是系统U₁与U₂加权之后的综合得分，反映了系统各自的发展对耦合协调度的贡献水平，T取值[0,1]；变量系数 α 与 β 一般取值0.5且 $\alpha + \beta = 1$ 。

由于C值和T值自身存在缺陷，即当两者的发展水平均处于较低水平时，同样出现较高的耦合性，为“伪耦合”，难以反映系统的整体功效与协同效应，会给研究结论带来一定的误导。基于此，同时引入了协同意度模型，即耦合协调度D值，它用于评定乡村振兴系统与新型城镇化系统之间耦合作用的协调程度

公式：

$$D=\sqrt{C \times T}$$

耦合协调度D值介于0~1之间，该值越大说明系统间协调程度越高。

4. 结果分析

根据吉林省统计年鉴2009-2019年的有关数据，依据该省新型城镇化指标层和乡村振兴指标层下的17个指标进行数据分析，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得到耦合度C值、协调指数T值、耦合协调度D值，依据数据分析结果[6]。

表2 吉林省2009-2019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

年份	耦合协调度D值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程度
2019	0.806	9	良好协调
2018	0	1	极度失调
2017	0.781	8	中级协调
2016	0.775	8	中级协调
2015	0.75	8	中级协调
2014	0.72	8	中级协调
2013	0.627	7	初级协调
2012	0.572	6	勉强协调
2011	0	1	极度失调
2010	0.353	4	轻度失调
2009	0	1	极度失调

就二者协调度而言，自2009至2019年间，耦合协调趋势呈现逐渐良好的态势，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4.1. 第一阶段：极度失调（2009-2011）

就这一阶段来看，吉林省农业农村以及城镇发展都存在大量的问题。就农村来说，农村经济有了历史性转变，城镇发展由于农村的经济体系转变有了强大的后动力支持，但实质上两者的发展是严重脱离的，农业发展也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农业产业结构转换南，农民不愿脱离土生土长的家乡以及长久习惯下的农业生产方式，农村劳动力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71%以上，此外，农村土地制度不健全，流转方式不合理等因素都间接地阻碍了农村人口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流动[7]。就城镇来看，城镇体制有效保障方式缺乏，这种缺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农村人口进城保障制度不健全，长期在城打工的农民工各项生活得不到保障；其二是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在农村与城镇的同等竞争下，大量投资者或者社会资源会自动流向城镇或者城市地区，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

4.2. 第二阶段：中级协调（2014-2017）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建设美丽乡村的决议，与此同时，2014年国家制定《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其中明确提出要建设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实现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在实现农村发展的同时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城镇，着力促进城镇居民素质发展和生活质量提高，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和“三区”人口的市民化进程，加快城市棚户区改造，促进城乡要素平等流动和社会资源公平置换，形成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新型城乡关系，实现城镇和乡村协调发展。

4.3. 第三阶段：良好协调（2019-）

这一阶段既是城镇加速发展阶段，也是农业生产结构转换阶段，特别是以长春、吉林、延边为中心，以周边中心城市为支点的城镇化建设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城镇发展带动农村发展，实现产城融合、产城互动的发展模式，农村产业支撑城镇工业化发展，城镇资源流向农村，保障农村经济的有效发展。2019年实现城镇和农村协调发展既离不开城乡二元结构的突破，也离不开城镇化建设的合理规划，城镇规划的好，对于将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也具有极大的推动意义，按照城乡统筹、合理布局、集约土地、优化发展的原则，进一步深化合村并居[8]，规划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实现城乡共建共享。

5. 结论和讨论

农村和城镇以耦合结构协同发展，对于城镇来说，使农产品输送到小城镇加工，既保证了农产品的质量和销路，又为小城镇发展提供了动力；对于农村来说，也有效防止了农村人口大量向外流动[9]，创新出了一种“离土不离乡”的生活方式，为处理好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提供了本土化思路。

在强调城镇对农村的作用同时，农村对于城镇发展也是具有极大的反作用力，实际上城乡的发展是相互作用，

相互联系的。以这种视角来看农村,那么农产品在作为商品走入市场的同时,把农村的精神和文化同样带出市场,农村、农民、农产品作为一个更为自信的主体走入市场,市场给予了农村平等的权利和公平地对待,城乡、工农的经济交换形成一种“弱剪刀差”式的互动关系。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两个“轮子”,也是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大“引擎”[10]。以新型城镇化带动乡村振兴。第一,农业要强,离不开城镇化;第二,农民要富,离不开城镇化。反过来,以乡村振兴推进新型城镇化。一方面弥补了城镇发展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城镇发展输送了优质的后备资源[11]。从历史进程和现实情况看,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性因素,主要是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和土地制度这三者紧密相连,推动一项改革,必然触及其他两项制度创新。小城镇作为大城市与农村联结的枢纽,农村与小城镇相互之间熟悉度高,熟识度深,在进行政策协商或者制度改革时,小城镇与乡村党群组织协调互通,致使各项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更加合理[12]。

小城镇和农村由于地理位置上的邻近性以及社会交往上的联系,加深两者的关系能够促进城乡一体化的文化精神。在特定地域里,每个人之间并不一定都有亲缘和业缘,但一定有文缘。长期浸润于共同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13],培育了他们共同的价值判断、社会理想、文化精神。从而培育城乡居民共享的精神之乡,打破城乡壁垒,建立以城带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城乡居民均等、便利地享有各种基本文化服务,这种普惠的阳光最能让所有居民感同身受文化平等和文化交融,增强城乡居民远亲近邻般的亲切感和家园感,最终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 [1] Jiang Endong. Research on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type Urbanization [J]. Modern Business Industry, 201, 42 (06): 6-7. 蒋恩东.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发展研究[J]. 现代商贸工业, 2021, 42 (06): 6-7。
- [2] Lu Xueyi. New situation and new task in the new stage of rural development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0, (6): 4-13. 陆学艺. 农村发展新阶段的新形势和新任务[J]. 中国农村经济, 2000, (6): 4-13。
- [3] Maicao. Theoretical basi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the new era [J]. The Economist, 2019 (01): 104-112. 卓玛草. 新时代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理论依据与实现路径[J]. 经济学家, 2019 (01): 104-112。
- [4] Chen L L. On the Driving Role of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to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J]. Yunnan Social Sciences, 2018 (06): 97-102. 陈丽莎. 论新型城镇化战略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带动作用[J]. 云南社会科学, 2018 (06): 97-102。
- [5] Zhang sen, Guo zhanfeng. The theory of intern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a rethinking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mall town issues [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20, (4): 15-17.
- [6] Zhang sen, Guo zhanfeng. The theory of intern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a rethinking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mall town issues [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20, (4): 15-17. 张森, 郭占锋. “内发型发展论”与中国乡村振兴——对《农村振兴和小城镇问题》的再思考[J]. 农业经济, 2020, (4): 15-17。
- [7] Zheng Yanling, Chen Min, Gao Jianshan.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2021, 23 (01): 24-30. (in Chinese) 郑艳玲, 陈敏, 高建山. 河北省对外贸易与循环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 衡水学院学报, 2021, 23 (01): 24-30。
- [8] Liu Guoxin.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ural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Jilin Province [J]. Journal of Heze University, 2009, 31 (06): 82-86. 刘国新. 吉林省农村城镇化发展现状分析及对策[J]. 菏泽学院学报, 2009, 31 (06): 82-86。
- [9] Wu Hua. Research on rural land transf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mall town development [D].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2017. 吴华. 小城镇发展背景下的农村土地流转研究[D]. 山西师范大学, 2017。
- [10] Liao Yonglun. Research on small tow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in situ urbanization [D]. Tsinghua University, 2016. 廖永伦. 基于农村就地城镇化视角的小城镇发展研究[D]. 清华大学, 2016。
- [11] Zhang Xiaojun.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Community 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D]. Liaoning University, 2020. 张孝俊.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问题研究[D]. 辽宁大学, 2020。
- [12] Peter H Lin; Ruth L Bush; Sally A McCoy; Deborah Felkai; Terrance K Pasnelli; John C Nelson; Kenneth Watts; Russell C Lam; Alan B Lumsden. A prospective study of a hand-held ultrasound device in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 evaluation [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urgery, 2003.
- [13] Kenneth Watts. National Urban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A Review of Country Experience [J]. Third World Planning Review, 1992.